



莫友芝 著
張 劍
陶文鵬
梁光華 編輯校點

莫友芝 詩文集



上册



I222.7/21

:1

2009

莫友芝詩文集

上册



莫友芝 著

張 劍 陶文鵬 梁光華 編輯校點

人民文學出版社

莫友芝詩文集

本書 由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為中華文學史科學學會與貴州省重點學科黔南民族
師範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聯合項目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莫友芝詩文集/張劍,陶文鵬,梁光華編輯校點.—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6898-2

I. 莫… II. ①張…②陶…③梁… III. ①古典詩歌-作
品集-中國-清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82699 號

責任編輯:葛雲波 裝幀設計:翁 涌
責任校對:葛雲波 責任印製:王景林

莫友芝詩文集

張劍 陶文鵬 梁光華 編輯校點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編: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字數 700 千字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40.25 插頁 2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6898-2 定價 120.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詩學書三絕的文化巨匠(代前言)

莫友芝(一八一—一八七一)，字子偲，自號邵亭，又號紫泉，晚稱瞿叟，貴州獨山人，晚清著名學者、詩人和書法家，《清史稿·文苑傳》譽之為「西南大師」。詩學書三絕的莫友芝是古代貴州文化的主要代表學者之一，其傑出的學術成就可謂「黔學之光」。

一

研讀莫友芝《至都勻謁祖墓示彝兒三首》得知，其祖上原籍江寧上元縣(今屬江蘇南京市)。莫氏在詩中說：「吾家雖為儒，實起自行伍。」明朝弘治年間，莫氏遠祖莫先，隨軍遠征黔南，後來留居都勻城南的薛家堡，與當地布依族女子通婚，繁衍後代，是為莫氏家族在貴州的第一世祖。其後，莫氏的第二世祖莫廷美、三世祖莫尚文、四世祖莫如爵、五世祖莫雲衢，有的雖然在外地行伍做官或經商，但最後都回到都勻薛家堡定居，薛家堡有其祖墓。民國十四年《都勻縣誌稿》有文記載。

莫氏六世祖莫嘉能(莫友芝的曾祖父)經商到獨山，覺得兔場是個地靈人傑的風水寶地，便將全家從都勻遷到獨山兔場上街定居。莫氏一家從此成為獨山籍人士。莫友芝《影山草堂本末》開篇有文為證：「獨山州北三十五里兔場上街，友芝先人之廬在焉」。莫嘉能經商有道，積蓄漸多，家道日見富

庶。他在當地很有威望，被公推為鄉約。他識字不多，但尊重讀書人，也很有遠見，出資延請名師到兔場辦學授徒。他的四個兒子莫剛、莫燦、莫元、莫強都先後進入私塾就學。從此，莫氏家族由行伍軍旅之家變成了文教世家、書香門第，並由此開創了兔場、獨山一帶辦學讀書的良好風氣，為兔場和獨山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民國四年版《獨山縣志》有文記載。

讀莫與儔《顯考健行公家傳》得知，莫友芝的祖父莫強字健行，世稱健行公。他人學後，未考中鄉試，便終身從事教育，設館授徒，遠近聞名，深得莫氏家人和鄉人崇敬。

友芝的父親莫與儔（莫強次子）字猶人，一字傑夫，晚號壽民，世稱「貞定先生」，清朝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年）生。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年），與儔鄉試中舉，次年進京會試，考中進士，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散館後，被派到四川鹽源縣任知縣，頗有政績，百姓擁戴。在知縣任上娶了李氏夫人（原配夫人為唐氏），這就是莫友芝的母親。一八〇四年，莫強去世，其父與儔回獨山奔喪守孝。服喪期滿後，與儔不願出任官職，以守孝和奉養老母之由在家鄉設館授徒，主講獨山紫泉書院，還曾在丹寨等地任教。嘉慶二十六年（一八二一年），清廷吏部下文，命與儔進京選官。他決定棄政從教，自請改任教職。根據清朝官吏回避制度，一八二三年，清廷任命他為遵義府學教授。莫與儔赴任教職十九年，以七十九歲高齡卒于府學教授任上。他最先在貴州傳授漢宋之學，開啟民智，傳播儒學文化，培育儒學朴學人才。這在當時偏僻落後的貴州，無疑是一個創舉。所以他被譽為開啟貴州民智的著名教育家。《中國少數民族歷史人物志》贊譽「莫與儔是清代著名的教育家」。

莫友芝一八一一年五月初三生於兔場上街家中，隨父到遵義那年十三歲。在父兄塾師的教授之

下，在獨山紫泉書院，在兔場家塾中，莫友芝對四書五經、對儒學樸學已經有了較深厚的基礎，而且才華過人。例如他七歲時曾受晉代著名詩人謝朓『竹外山猶影』之詩句的啟發，把家中的讀書堂取名爲『影山草堂』，深得父親的好評。莫友芝行跡半天下，無論走到哪裏，都把自己的書屋叫做『影山草堂』。莫友芝在《影山草堂本末》一文中說：『友芝昔者久僑暫居，必寓斯名以存先澤』。這就是譽滿海內外的『影山草堂』的來歷。黔南獨山影山文化（與黔北遵義沙灘文化相呼應）由此得以命名。

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莫友芝十六歲，他從遵義返回獨山考中秀才，得補州學弟子員。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莫友芝二十一歲在貴陽鄉試中考中舉人，從此文名遠播。道光二十七年禮部會試，翰林院侍講學士曾國藩在北京琉璃廠書肆與莫友芝邂逅，驚歎『不意黔中有此宿學耶！』於是『心敬其人』，於琉璃廠虎坊橋設宴訂交，寫詩贈別友芝：『黔南莫夫子，志事無匹雙』。然從一八三三年至一八六〇年，莫友芝在這二十七年中先後六次進京會試，都未考中進士，這使他洞悉科場作弊的黑暗和科舉考試不能全面培養、發現、任用人才的弊端，對科舉取仕心灰意冷，終於對朝廷賜予的『截取』知縣官位『棄去不復顧』。咸豐十年七月，遂出京往安徽依曾國藩，從此開始了江表十年的治學訪書的生活。在莫友芝五十三歲時（同治二年），李鴻章、祁雋藻等大臣向朝廷密薦保奏，清廷下詔徵莫友芝、鄭珍、鄧瑤等十四人爲江蘇知縣，但莫友芝已經全身心地投入了搜求、整理古籍、進行學術研究的事業之中。他已經無意於仕宦功名了。《清史稿·文苑傳·莫友芝》記載說：『咸豐時嘗選取縣令，棄去。至是中外大臣密疏薦其學行，有詔徵至，復謝不就』。面對朝廷的徵詔，莫友芝在給鄭珍的一封信中表明的自己的態度：『吾曹素漠荒岸，久無意於用世』。如果此時他要出任官職，就猶如『以

不嫁之老女，忽而強之適人，須是心場面目，舉止行色，妝點改換一番。安有不鑿枘者？」莫氏邀請同被徵詔的鄭珍到江南聚首研究學術，且風趣地說：「官不官在兄自決，決不至將去斷送頭皮也」。可見莫友芝此時確實絕意仕進。對於莫友芝這一高尚節操，《清史稿》評價說：「介特內含，在京師遠跡權貴，評騭書史外，榮利泊如也。」晚清學者蕭光遠也撰文評價說：「不入吏朝，晚節彌高。」莫友芝一生不入仕途，行跡半天下，他清貧自守，沒有納妾娶小，一妻而終，擁有的是淵博的知識、過人的才華和豐富的影山草堂藏書。同治十年九月十四日，莫友芝辭世這一天，仍在揚州興化縣裏下河舟次整理古籍，手批《黔詩紀略》。不幸病發於而歿，享年六十一歲。興化縣令甘紹盤聞之前往料理喪事，派人將友芝靈柩運到金陵莫愁湖，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親到莫愁湖哭祭宿友知音莫友芝，並作挽聯云：

京華一見便傾心，當年虎市橋頭，書肆訂交，早欽宿學；

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淚，來吊詩人。

二

莫友芝是清代著名的書法家、篆刻藝術家。《清史稿·文苑傳》謂莫氏「真行篆隸書不類唐以後人，世爭寶貴」。《清代七百名人傳》在莫友芝傳中謂友芝「工詩善書，求者逮至。」一九一九年上海有正書局出版《莫友芝真草隸篆墨蹟》行世。篆刻作品有《邵亭印存》行世。莫氏書法墨蹟廣傳民間，國內各大圖書館、博物館幾乎都有收藏。著名書法篆刻家黃賓虹在《邵亭印存》附錄中高度評價說：

「呶叟喜金石，工篆隸，其所鑄印章，使刀如使筆，波磔有法，純任自然，於新安、西泠各派之外，獨開生面」。著名書法家沙孟海《今三百年書學》中說：「學鄧石如篆書的，莫友芝最好，趙之謙、吳熙載其次。」劉毅翔在《貴州近代士林三傑》中評價說：「莫友芝博采衆家之長，所書真行隸篆，筆體勁利，高古飄逸，金石味特濃。在名家林立的清代書壇上，他因能別構一體而享有盛名」。《中國歷代書法家人墨蹟》評價說：「友芝工書法，真行篆隸皆精，篆隸皆古拙有金石氣，不以姿致取容，篆書學《少室碑》，取法甚高，學者交推崇之」。國家文化部在互聯網上公佈，為保護國家文化遺產，一七九五年至一九四九年著名書法家精品和各時期代表作品不准出境者共一百九十三人，莫友芝名列其中，貴州也僅有莫友芝一人而已。

莫友芝還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他一生榮利泊如，窮盡心血從事文化教育、古籍校勘整理的工作，在學術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首先，他是晚清著名的目錄版本學家。在胡林翼幕府、曾國藩幕府、在丁日昌持靜齋及丁氏開辦的江蘇書局，莫氏長期專心致志地從事學術研究和收集、校勘、評點古籍的工作。他的《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是清代考訂異本的目錄學專著中的代表作。其《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持靜齋藏書紀要》在目錄版本學史上也具有重要價值。

其次，他是清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說文學家。莫氏同治元年在安徽安慶考鑒的《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是迄今為止海內外所見《說文解字》的最早殘本，學術界評價極高。此殘卷後流入日本內藤虎氏之手，一九三五年日本國政府定為國寶。莫氏所作的《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一書，是我

國《說文》研究、文字學研究的一部名著。他的《韻學源流》，『是第一部「理明事簡」的漢語音韻學史……對普及音韻和音韻學史知識，起到了積極作用。』它最先明確地分古韻研究、今韻研究、反切研究三方面闡述韻學史，對後世音韻學和音韻史的編撰，有一定的影響。』（陳振寰《韻學源流評注》，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再次，他是清代著名的地方文獻學家。莫氏二十七歲與鄭珍受聘修撰《遵義府志》，歷時近四年。這部書共分四十八卷，八十餘萬字。梁啟超在其《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中高度評價說：『鄭子尹（珍）、莫友芝之《遵義府志》，或為府志中第一。』史學界認為《遵義府志》可與《華陽國志》、《水經注》比翼齊名。莫氏又集幾十年之功，收集貴州明代地方詩歌與文獻資料，詳作傳證注解，編成《黔詩紀略》三十三卷。《清代七百名人傳》評價友芝『輯明代黔人詩歌，因事存人，因人考事，為《黔詩紀略》三十三卷。由是貴州文獻始燦然可述。』《黔詩紀略》這部貴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斷代詩歌總集和地方文獻集珍貴無比，堪稱貴州明代的一部百科全書。

復次，他是清代貴州著名的教育家。道、咸年間，莫友芝追慕貴州漢代文化教育家尹珍，先後受聘擔任遵義湘川書院、培英書院講席，傳授漢學儒學長達十餘年之久。為貴州邊遠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傳播文化，培育英才。

最後，他還是迄今為止學術界發現的研究水書水字的第一位專家。莫友芝一八六〇年在其《黔詩紀略·紅崖古刻歌并序》『水族竹曆參摩研』之下注釋指出：『吾獨山土著有水家一種，其師師相傳，有醫、曆二書，云自三代。舍弟祥芝曾得其《六十納音》一篇。……且云其初本皆從竹簡過錄，其讀音

迴與今異而多合古，核其字畫，疑斯籀前最簡古文。」水書是水族人民的百科全書，水書二〇〇六年已被列入中國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正在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政府和貴州省各級地方政府以及中外學者正在積極有效地搶救、保護、研究、傳承瀕臨消亡的水族水書。莫友芝關於水族水書古文字「云自三代……其讀音迴與今異而多合古，核其字畫，疑斯籀前最簡古文」的觀點，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三

奠定莫友芝文學史地位的是他的詩歌。莫友芝是晚清著名詩人，被視為清代宋詩派代表之一。《清史稿·文苑傳》評價說：「友芝家世傳業，通漢、宋、工詩。」陳衍在其《石遺室詩話》卷一評論說：「道、咸以來，何子貞（紹基），祁春圃（雋藻），魏默深（源），曾滌生（國藩），歐陽礪（輅），鄭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諸老，始喜言宋詩。」又評論指出：「有清一代詩宗杜韓者，嘉道以前推錢籀石侍郎，嘉道以來則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國，而何子貞編修、鄭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門。益以莫子偲大令、曾滌生相國諸公，率以開元、天寶、元和、元祐諸大家為職志，不規則于王文簡之標舉神韻，沈文愬之主持溫柔敦厚，蓋合學人詩人之詩二而為一也。」

莫氏在漫長的教書生涯和學術研究中，縱橫馳騁其奇特的形象思維，創作了近一千五百首詩歌。這些詩歌，確有不少體現出宋詩以議論為詩、以學問為詩、以文字為詩的特點，如《為巢經巢釋跋〈漢人

記右扶風丞武陽李君永壽未完衰斜大臺刻字」而系以詩中注的字數幾於詩字數相等；《紅崖古刻歌并序》序大於詩；《蘆酒》三首七律，後附考證近二千字；《哭杜杏東及其子雲木三首》三首五律，亦有記千百言附後；這可以說是典型的學人之詩。但莫友芝一生飄泊，對現實的諸多黑暗洞若觀火，更親身經歷過遵義戰亂和太平天國戰爭，他以學者之眼冷靜觀照、理性反思，這就使他部分詩歌具有了詩史意味和憂世情懷。《邵亭遺詩》卷二所收的二十六首七言古律《遵亂紀事》，詩與注相互輝映，詳細記錄了咸豐四年遵義楊龍喜義軍圍攻遵義的過程，堪補史闕。陳衍《石遺室詩話》稱：「《遵亂紀事》廿餘首，皆有注，可稱詩史。」《望都夢京師諸同好，明日次翁叔平同穌修撰（贈行）詩韻，却寄，兼示尹杏農、李眉生》、《讀八月初一、初六兩日（邸鈔），疊前韻》、《有感二首》等詩篇則側面反映了咸豐十年英法聯軍攻打京津的戰況，表達出自己「悠悠逐客淚」的無奈和「臥榻事殊南越遠，可容鱗介溷冠裳」的憂憤。汪國垣《近代詩派與地域》論及清代道光、咸豐詩歌指出：「龔自珍、魏源、陳沆、程恩澤、鄧顯鶴、祁雋藻、何紹基、曾國藩、鄭珍、莫友芝、江湜諸家，類皆思流慮遠，骨力堅蒼，每於詠歎之中，時寓憂勤之感，異時諷誦，動移人情。」（中央大學《文藝叢刊》一九三四年第二卷第二期）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版）中說：「當時海禁已開，國家多故，具有敏銳感的文人更覺得前途黯淡不安，於是言愁欲愁，其表現力量，也就更能深刻而真摯。黔中詩人莫友芝和鄭珍，尤足為代表。姚永概《書鄭子尹詩後》云：「生平怕讀鄭莫詩，字字酸人心肝脾。」大都指的是莫氏此類詩歌。」

當然，作為一名傑出的詩人，他的詩歌內容是豐富的，風格也是多樣的，「有沉鬱悲憤的紀實之作，

有淒苦幽怨的親情詩，也有明麗奇崛的田園山水詩，更有蒼勁古秀的詠史、抒情作品，還有描寫節日風情、蠶桑農事的作品。『黃萬機（《邵亭詩鈔箋注·序》）特別是山水紀游之作，數量既衆，質量也多臻上乘。莫友芝性喜游歷，蹤跡半天下，他早年遍涉黔中山水；六赴禮闈，飽覽沿途風光；十年江表，訪書論學，盡涉江南名勝。『咫尺不辨黃茅岡……隔竹幽泉佩環響』（《曉過望山堂》）的晨霧，『電光水影恣吞吐，千門萬戶江河聲』（《喜雨》）的雷雨，『迴風雲波碎，日氣漏前山』（《殘雨》）的山光落戶牖，空翠若可摘』（《荊門雨後謁陸子靜祠觀蒙泉》）的初晴……他眼中的自然如此多姿多彩；『陰藏太古雪，腹斷摩霄翮。日浴千嶂青，雲纏一峰白』（《南望坡》）、『平田半熟迎秋稻，野圃新滋過雨松。沮洳偶然煙語久，夕陽明滅度青楓』（《意行》）的黔中景色，『日腳斜通一綫齊，風頭橫截半天低。驚沙疊浪翻鼃背，亂石長雷散馬蹄』（《風走襄城》）的北國風沙，『小秦淮水綠漪漪，楊柳春風又此時。山色有無渾夢寐，井花浮動轉然疑』（《平山堂》）的江南溫柔，他筆下的山水，如此變幻無窮。正是這些山水詩，使人看到了宋詩派之外莫友芝的另一幅面貌；它在文學史上的價值和意義，絲毫不遜於前者。

除了數量不菲的詩歌，莫友芝還留下了百餘首詞作和不少散文作品。他的詞，『以言情爲尚，重在表現作者主觀心靈意緒』，『量雖少而質甚精』，『堪稱當行本色』（劉揚忠《走進「西南巨儒」的心靈世界——莫友芝〈影山詞〉簡論》）；他的散文，雖多爲考據文字或爲學術著作所做的序跋，艱澀難讀，但也不乏像《影山草堂本末》、《登小龍山得左丘記》這樣情景並茂的佳作。莫友芝詞與散文的文學價值，還有待研究者重新審視。

莫友芝的文藝成就就是多方面的。貴州南有『影山文化』，北有『沙灘文化』，交相輝映，光耀古今，

莫友芝是『影山文化』和『沙灘文化』的主將之一。可以說，是物華天寶、地靈人傑的獨山和遵義培育了莫友芝的成長，積淀厚實悠久的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培育出了莫友芝這樣一位詩學書三絕的大家，這是獨山和遵義的榮耀，也是貴州人民的驕傲！

梁光華

二〇〇八年十月

校點說明

本書收羅了現存所能見到的各種刻本、稿本和鈔本中莫友芝的詩詞文、集聯等作品，並按體裁進行編排，茲將校點情況說明如下：

一、詩：傳世莫友芝詩歌刻本，有《邵亭詩鈔》六卷，收詩四百一十首；《邵亭遺詩》八卷，收詩五百四十六首。另外又從各種稿鈔本中發現的莫友芝詩歌共五百一十七首。爲了便於讀者核對原來刻本，此次整理，保留原刻本《邵亭詩鈔》和《邵亭遺詩》的順序和完整性，而將新發現的詩歌釐爲八卷，包括《影山草堂學吟稿》四卷和《邵亭詩補》四卷。

《影山草堂學吟稿》四卷，爲莫友芝早期未刊詩集，前三卷底本據上海圖書館藏莫繩孫鈔本，後一卷底本（即《邵亭外集》）據中國臺灣「國家」圖書館藏莫繩孫鈔本，簡稱「繩鈔本」，均校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莫繩孫女莫姝珠鈔本，簡稱「姝鈔本」〔二〕。其中《邵亭外集》參校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莫友芝手稿本《邵亭外集》（簡稱「文學所稿本《邵亭外集》」）和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莫友芝手稿本《邵亭詩稿》等。

〔二〕 其版本具體情況，參看張劍《珍本〈影山草堂學吟稿〉考述》一文，原載《文獻》二〇〇七年第一期，另案：該文將莫繩孫孫女莫姝珠誤寫作莫繩孫女兒，借此正之。

《邵亭詩鈔》六卷，其底本據咸豐二年遵義湘川講舍舊刊、同治五年江寧三山客舍補版本，簡稱「補刊本」；校以咸豐二年遵義湘川講舍原刻，簡稱「原刊本」；參校以民國七年貴陽文通書局鉛印本《邵亭詩鈔》，簡稱「貴陽本」；二、國家圖書館藏《邵亭先生手稿》等。

《邵亭遺詩》八卷，其最初刻本為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莫繩孫所刻，以後諸本皆由此翻印，故選作底本，並參校以《邵亭日記》和北京大學所藏《邵亭詩鈔》鈔本等。北京大學鈔本《邵亭詩鈔》比《邵亭遺詩》多出數十首詩，統一補入《邵亭詩補》中。

《邵亭詩補》四卷，係搜羅海內外各種莫友芝未刊稿本、鈔本所得的詩篇，道光年間所作列入卷一，咸豐年間所作列入卷二，同治年間所作列入卷三，不能明確編年者列入卷四。

二、詞：莫友芝詞集名《影山詞》，共三卷。傳世有兩種版本。一種是鉛印本，內有《影山詞》二卷、外集一卷，共收莫友芝詞三卷一百一十四首（其中《鳳凰臺上憶吹簫》重出），係民國期間貴陽文通書局印行，收入《黔南叢書》第四集中。另一種為莫繩孫鈔本，現藏於臺灣地區「國家」圖書館，內有《影山詞》三卷，末附古今體詩二十三首，共收莫友芝完整詞作一百二十三首。此次整理，以莫繩孫鈔本《影山詞》為底本，簡稱「臺鈔本」；校以《黔南叢書》本，簡稱「黔南本」，並據黔南本補入四首詞，參校南京圖書館藏《影山詞》三卷鈔本，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莫友芝手稿《影山草堂雜稿》

〔二〕 以上三種版本具體情況，參看張劍《邵亭詩鈔》版本小識一文，原載《文學遺產》二〇〇七年第六期。

補入一首《菩薩蠻》二。

三、文：《邵亭遺文》八卷，其最初刻本爲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莫繩孫所刻，以後諸本皆由此翻印，故選作底本，並參校以中國社會院文學研究所藏《邵亭文集》手稿本，簡稱「《邵亭文集》稿本」，以及莫友芝其他著述和清人相關著述等。

《邵亭雜文燹餘錄》二卷，無刻本，有莫繩孫鈔本兩卷，藏臺灣「國家」圖書館，故選作底本，並刪去與《邵亭遺文》重複篇章，參校以中國社會院文學研究所藏《邵亭文集》手稿本，以及莫友芝其他著述和清人相關著述等。

《邵亭文補》五卷，係搜羅海內外除《邵亭遺文》和《邵亭雜文燹餘錄》之外，各種莫友芝所著單篇之文，據其內容，略分爲五卷。《黔詩紀略》、《持靜齋藏書紀要》、《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邵亭書畫經眼錄》、《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等著作中莫友芝所作的傳証或叙錄，因其皆已單獨成書並公開問世，這次整理，除《邵亭遺文》和《邵亭雜文燹餘錄》中已有者，其他概不收入本書，庶免濫收之譏。

四、集聯：莫友芝集聯兩卷，底本據清雙魚罌主人同治十三年輯錄《古今集聯》。原本僅注所輯聯語作者名，未注出處，且時有訛誤，此次整理，均標出聯語出處，並改正錯訛。

另外，據我們所知，莫友芝日記和書札存世數量甚夥，日記有十餘冊之多，書信達二百封以上，但

〔二〕有關《影山詞》版本的具體情況，參看張劍《〈影山詞〉三題》，原載《北京大學學報》二〇〇六年第三期。原文將莫繩孫鈔本稱作稿本，不確。

散落各處，匯聚不易，且與《莫友芝詩文集》題旨不契，此次整理，除了《邵亭遺文》中原有的一卷書札予以保留外，其他日記、書札暫不收入，擬將來匯總後單獨出版。

本次整理，擬定以下出校凡例：

一、與底本有異文或有參校價值者，出校。

二、衍、訛、脫、倒處，出校。原文空缺及字跡模糊不能辨清者，均以「□」出之。

三、形近致誤字，徑改本字，一般不出校。如己、巳、已之類。

四、通假字一般予以保留，特殊情況出校並說明。

五、避諱字改回本字，一般不出校。

六、異體字（包括古今字、俗體字、或體字等）情況較為複雜，因存世之莫氏文稿有刻本（包括生前刻本和身後刻本）、鈔本、稿本不同種類，除稿本外，無法判定異體字之使用是莫氏自書，還是鈔手抑或刻工所為。如果皆摹原字形處理，則意義相同的同一字往往出現數種寫法，既不符合古籍整理規範，又增加了整理的難度，故須根據情況靈活處理：

（一）異體字在不影響文義的情況下，酌作相對統一，不出校。如弊改弊、災改災、攷改考、錢改錢、降改降、辮改辭、梨改梨、壻改婿、姪改侄、疎改疏、弃改棄、峯改峰、艸改草、廻改迴、羣改群、挂改掛、閑改閑或間（個別「閑」「間」「兩通處仍作「閑」等。其他如「執」，既為「藝」的通假，又為「勢」的古字，但《張節婦行》中「執逼哪能稍躊躇」之「執」據文意當為「勢」，改之不會引起誤解，遂改；再如《題黎靜